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六回 訪豔

武貴行矣，仲堪乃徐徐啟函封。書抵萬金，緣慳一面，天公待我，忒忒蹊蹊，讀未終篇，覺字裡行間別有一種淒婉之味。而小阮步蟾適至，見仲堪持箋兀立，若不勝愁，乃曰：「叔又何為耶？」覆而瑯瑯誦，徐曰：「詩人未老喚到鶯鶯，公子若歸忙來燕燕。有此衛夫人般字，謝道韞般文，我合嬌渠。」遂揚聲於隔房呼瘦菊，瘦菊亦來與商，但曰：「仲堪不必往，往則惹若輩疑，苟宵遁，苦珍娘矣。我勉與步蟾行，汝速繕復書以慰。」瘦菊與步蟾自滬濱與仲堪別，仍相遇於漢上，以仲堪不果至，留書於漢，至信陽合僱一車行。山水閒關，風塵鞅掌，二月杪已投汴館矣。嗣得仲堪信，知為無車所梗，未曾修到，來看一日之花，遽賦歸歎，已悟十年之夢。詎初六早，仲堪竟倉猝入館，塵飛席帽，泥漬征袍，補被蕭然，不勝其憊，瘦菊等乃潔除一室，與之談別後事，量珠未聘，懷璧先亡，瘦菊等亦為歎歎者再。江淹借筆，鮑叔分金，步蟾又為之納卷於扇，而仲堪則蹣跚於山貨街者，凡數四，歸輒作囁語，呼珍娘，至此乃奮筆作書曰：

珍娘可人妝閣：禹鼎鑄奸，溫犀燭怪，微卿慧眼，終是糊塗，僕與卿別五日矣。三秋彩葛，一水思葭，旅館枕單，紙窗被薄，草樓驚夢，情實相同然。每當歧路徘徊，柴扉十扣，孰料桃花紅處，並人面不復相見哉。幸乘間道，述此縷縷，老麻豺聲蜂目，本自難堪。沿途忻慕執鞭，僕亦嘗假以辭色，利心既熾，慾念亦張，神山之仙境三洲，秦水之情瀾十丈。假母至此，可謂愚矣。排六既歷此劫，怨艾何如，僕以避嫌，不敢親踵。來友皆僕同歲，蘭心蕙質，盡可商量。宵分當謁官衙，朱牒紛拿，卿祈弗怖，從此龍開鸚鵡，卿是良家；旋數譜點鴛鴦，僕償夙願。佇望佇望，藉此先容。

仲堪以書交步蟾，並令探珍娘意，且索一二證物。瀕行，仲堪復調步蟾曰：「渠家有排六，尤物也。肩垂落索，耳縮圓瑣，妝門慵來，髻編鬧掃。惟裙下則膚圓六寸，猶故飾金珠以自炫。前為盜所裸，參種種歡喜禪。性幻淫魔，術工姘女。步蟾秀麗，渠必歡迎，然此輩狐媚惑人，幸弗與之相狎。惟預為羈絆，瘦菊可就珍娘談，聲東擊西，事乃有濟。否則排六既奸且狡，必欲在珍娘左右間也。」瘦菊、步蟾相將出，迤邐至書店街，繞西祇三兩衙衙而已。紅紙書名，碧油掩幙，蓋夙駕以備俯觴之招者。第三家一媪倚門立，後侍一滿飾女。細落庭花，家僮未掃；平垂簾蒜，仙子何來，依依一笑之緣，姍姍個人之影。二人乃相攜入，蓋媪即假母，女即排六也。珍娘得武貴還報，料仲堪必有佈置，支頤危坐，舉目凝思，悄兜金縷之鞋，懶整玉釵之髻，儂非覆水，豈思難收，郎似侯門，何時許入。正在躊躇間，假母已呼之出，但聞環佩，已戩琮瑰，轉笑琵琶，無端遮面。排六已延步蟾入室，而珍娘遂慙慙肅瘦菊。

恨添一味，空憐時世之妝；愁到十分，低唱懊依之曲。瘦菊坐稍定，乃默計曰：「阿子我見汝猶憐，何況仲堪。」乃徐出仲堪書，並述仲堪語。珍娘曰：「辱蒙沈公子相愛，婢儂妾儂，儂何敢怒，況加以殊禮，俾迎歸主中餽哉。此身抬舉，應屬東風若輩猖狂，將傾朝露。朱仙鎮之變，皆老麻主之也。假母舊與嫖躑，至諸姊妹皆為所脅。閒談唐事，洗兒盆內之錢，欲問漢宮，行樂圖中之戲，儂縱猥賤，未敢苟同。推辱者至矣，知儂有適，構此詭謀，母也不諒，逼人己甚。然非老麻妄思纏結，則眉尖口角斷不能為儂索解也。」

瘦菊曰：「往事已矣，今將奈何。」珍娘曰：「沈公子既暮往，當促長官即拘繫，儂拚囚首垢面，公庭對簿矣。老麻衣裳楚楚，笑倒蜉蝣，酒食營營，粉如蠅蚋，以為好事將近，若醉生夢死者然。明晨聞將赴朱仙鎮，鶴防遠去，未免樓空，蛇縱同驚，終成杯幻，儂有約指一，祈攜以交沈公子，藉此金戒，可成鐵案。」瘦菊反覆凝視，而假母遽至，詢及邦族，知亦閩籍。因欲探仲堪狀，令珍娘往喚排六，言將饗二公子以酒。

瘦菊逆知假母意，不願以珍娘在汴告，乃曰：「沈某歸閩矣。渠家無擔石儲，恃涓陽以為生活，及時惹草，到處黏花，與識者咸不之齒，且渠得新厭舊者屢，自謂臨風玉樹，對影翩翩，俯視教坊中人，業若明月清風，不用一錢買。去秋乃眷感疾殉，世家巨族，無與論婚者。乃借游梁為名，向族鄰親申中趨湊得資斧，江流羅刹，徒事徵歌，水榭秦淮亦曾買醉。初六始到汴，據述被盜劫，同人均以為偽，不甚加禮，且渠家報至，奚僅病憊，不復再至漢，游梁一夢，改轍而南，豈阿姥處亦缺纏頭錦耶。已矣！文人無行，我輩為之顏汗，阿姥亦不必再言渠。」

瘦菊語訖，珍娘偕步蟾、排六來。排六笑向假母曰：「我道阿媽畫屏選婿，必能出人人一頭地，孰知轉胸之間，霞散雲飛，水流花謝哉。此輩南中貴人，當可一榜賜及第，乃至才漸實誼，射策何時，遇比劉蕡，登科無望，今又筮筮走泥淖中，洵可憐生矣。珍姊合是我家人，不至被拿雲捉月者賺去，否則驪龍失珠，僅餘鱗爪，阿媽錢樹子，不亦倒耶。」珍娘知其相誚，料此言必出於步蟾，因強為歡笑，而瘦菊步蟾，皆興辭欲去。

日之夕矣，二人聯步來仲堪室，一樽濁酒，三尺孤檠，考具零星，尚錯雜列几案側，愁慘之色，與黯淡之燈光相掩映。及見二凡人，始卒然問曰：「珍娘見否？」步蟾曰：「叔誠累人不淺哉，珍娘於歸有日矣，若婿殊侷儻，徐公城北，洵美且都，錦帳紅羅，輕衫白袷，與珍娘疏簾對弈，如在畫圖中人，我等於排六處小坐，容知此為某貴介，兩情投意，一見傾心，輕拋買笑之錢，遂賦催妝之計，大約團圓三五，吹下廣寒，叔亦不必戀戀也。惟囑假母授紙裡一，雲代覓閩籍沈姓者歸之，莫言舊好，願待來生，此物尚存瘦菊處，叔曷審之，與叔有無關係。」

瘦菊即以約指授仲堪。仲堪端視者再，乃曰：「是胡為乎來哉，情之所鍾，正在於我，物猶如此，何以為人！」涕泗滂沱，若恐步蟾之言為實者。瘦菊曰：「君休矣，小阮清狂，過於大阮，宜位置於竹林七賢間也。」俱道所以，仲堪猶未敢深信，步蟾謙謙謝過，並述排六語以資謔，責萬章為好事，指方朔以不根。仲堪及瘦菊等相視而笑。彼此晚餐後，瘦菊曰：「差若毫釐，謬以千里，汝可早自為計矣。」仲堪握管草節略，並羅列失物單兩紙曰：「前日投縣報劫，至今寂寂無聲息，再為馮婦，故我依然，庸有濟耶，無已，我當求之良二千石。」

開封府知府非他，即仲堪乃父之舊門生也。經杭州某觀察之函介，至汴後尚未往謁，通家楊孔，早訂神交，世好紀群，不忘夙誼，太守本以孝廉宰某縣，時值庚子之變，兩宮駐蹕於此，天顏颯足，王事賢勞，破格酬庸，按階晉秩。蒞任年餘，治盜極為嚴厲，以故各屬奉命，於緝捕未敢稍弛。仲堪一案，祥符縣考成所繫，早已飭役偵探，無如冥冥鴻飛，弋人何慕，縣宰祇一再追比。詎是夜奉太守檄，不得不命駕而往，至則失主沈氏先在，太守僅以失單二，約指一，付縣宰並諭速赴書店街西第三家捕盜，連宵錄供詳府，毋枉毋縱。仲堪亦一揖相懇，壺中賣藥，未免玄虛。源裡尋花，自然神妙，姑辭太守歸縣，標籤急急往書店街。